

# 天空之蓝

Le  
bleu  
du  
ciel

GEORGES

BATAILLE

乔治·巴塔耶 著 施雪莹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社

棱镜精装人文译丛

主编 张一兵 周 宪

# 天空之蓝

Le  
bleu  
du  
ciel

GEORGES

BATAILLE

[法] 乔治·巴塔耶 著 施雪莹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空之蓝 / (法)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

著;施雪莹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10

(棱镜精装人文译丛/张一兵,周宪主编)

ISBN 978-7-305-19018-6

I. ①天… II. ①乔…②施… III. ①中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68910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棱镜精装人文译丛

书 名 天空之蓝

著 者 (法)乔治·巴塔耶

译 者 施雪莹

责任编辑 沈卫娟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张 6 字数 80 千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9018-6

定 价 32.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 (025)83594756

---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致安德烈·马松(André Masson)

# 目 录

前言 / 1

引言 / 7

第一部分 / 21

第二部分 / 25

    噩兆 / 27

    母性之脚 / 46

    安东尼奥的故事 / 93

    天空之蓝 / 105

    死者之日 / 148

译后记 / 171

## 前 言



或多,或少,人都悬于故事中,悬于小说里,由它们为之揭露生活多面的真实(La vérité multiple)。只有这些读来时而令人心神不安的故事,才能让他直面命运。所以我们必须怀抱热烈的情感去探求故事可能的面貌——探求如何将努力付诸小说的革新,抑或更甚,付诸小说的永生中去。

以不同的技巧削弱对已知形式的厌怠之感,确实为许多人孜孜追求。但我不明白——如果我们想知道小说可能的样子——如何能不首先了解并确定一个基准。揭示生命种种可能的故事不一定发出呼唤,但当它呼唤,便会激起一阵狂暴,失了这份激情,故事的作者就会对任何超越界限的可能视而不见。我相信:只有令人窒息的、不可完成的挑战,才能让作者找到途径,到达极目之外的彼方,那



正是疲于世俗陈规所圈定的有限此间的读者所期待的。

我们如何还能流连于作者早已敏锐地超越了的那些书本之间呢？

我想提出这个原则。我放弃为之证明。

我要做的只是给出一些契合我论断的书目（寥寥数本……我还可以举出其他，但无序本身就是我意愿的尺度）：《呼啸山庄》《审判》《追忆逝水年华》《红与黑》《欧仁妮·德·弗朗瓦尔》《死刑判决》《萨拉辛》《白痴》<sup>①</sup>……

我想以沉重的文字表达自我。

但这并非在暗示单凭狂怒的爆发或苦难的考验就足以确保故事所蕴含的揭示的力量。我这么说不过意在言明《天空之蓝》中种种骇人的异常之举都源于当时撕扯我的苦难。失常是《天空之蓝》的根基。但我从未觉得这个源头有足够的分量，所以1935年结稿后，我放弃了出版计划。现在，1957

---

<sup>①</sup> 《欧仁妮·德·弗朗瓦尔》由萨德侯爵所作（收录于《爱之罪》）；《死刑判决》系莫里斯·布朗肖所写；《萨拉辛》系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相对不为人所知，但确是其作品中数一数二之作。——作者注

年，读过手稿并为之动容的朋友们希望我能发表这部作品。我最终决定相信他们的判断。不过我自己多少已经把这部作品遗忘了。

1936年起，我就决心不再想它。

更何况，在此期间，西班牙内战与世界大战的爆发，都让与这本小说情节相关的历史事件显得微不足道：在悲剧本身面前，又怎会有人去关心预示它的征兆呢？

上述原委与小说本身给我带来的不满与不适相吻合。但这些情况现在都变得很遥远了，以至我可以说是在事件最炙手可热时写下的故事，也同其他故事一样，统统成了作者刻意置于某段不值一提的过往中的选择。今时今日，我的精神状态已与这本书出现时大相径庭；不过到头来，这个当时具有决定性的缘由，现在也显得无足轻重，我决定相信朋友们的判断。



## 引 言



伦敦巷末一家小馆，最是蛇虫鼠蚁混杂之地，地下室里，啞蒂(Dirty<sup>①</sup>)醉了。她醉得彻底，我在她身旁(我的手还缠着绷带，是碎玻璃杯划的口子)。那天，啞蒂身穿一袭华丽的晚裙(可我却胡子拉碴，头发蓬乱)。她伸开修长的腿，陷入一阵猛烈的抽搐。店里满是人，眼神愈发暗淡。这些茫然的人眼让人想起熄灭的烟头。啞蒂双手抓着裸露的大腿。她咬紧脏兮兮的帘布不住呻吟。那么迷醉，那么美：她转动狂热的圆眼，直直盯着煤灯的光。

“怎么了？”她惊叫道。

刹那间，她猛然一颤，仿佛火炮发射，喷出云雾

---

<sup>①</sup> Dirty, 英文有肮脏的意思, 此处取音译。(本书注释若无特别说明, 均为译者注。)

般的粉末。她像稻草人一样突出的双眼，流下一股泪水来。

“托普曼(Troppmann<sup>①</sup>)!”她又尖叫出声。

她看着我，眼睛越睁越大。她用纤长而肮脏的手抚过我受伤的头。我的前额发热，湿漉漉的。她呕吐般哭泣，胡乱祈求着。她的发丝在啜泣中被眼泪浸湿。

无论怎么看，这场令人作呕的狂欢的前景——随后该有野鼠围绕两具交叠在地的躯体打转——都配得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风格……

醉酒让我们失控，醉酒让我们为最无望的执念寻一个无望的回答。

在被酒精完全夺去意识前，我们还是设法在萨沃伊酒店<sup>②</sup>找了间房。啞蒂注意到电梯员很丑(制服倒挺漂亮，模样却像个挖墓人)。

她漫不经心地笑着和我讲这些。她说起话来

---

① Troppmann,男主人公姓氏与20世纪下半叶法国巴黎近郊著名的“庞坦灭门案”(Le Massacre de Pantin)的凶手让-巴普蒂斯特·托普曼(Jean-Baptiste Troppmann)相同。犯人1849年出生,1870年因谋杀一家八口而被送上断头台。案件在当时引起极大轰动,许多作家均曾将这一题材融入创作。

② Savoy Hotel,伦敦著名豪华酒店。

已经不很利索了，她说起话来像个醉了的女人。

“你知道，”她始终断断续续，摇摇晃晃打着酒嗝，“我还是个小鬼……我记得……我和妈妈来过这里……这儿……十多年前……那么说，我应该十二岁……我妈是过去那种高个儿老太太，英国女王那种……然后，就当时，出电梯的时候，电梯员，就刚才那个……”

“哪个？……这个？……”

“对啊。就今天这个。他没把电梯笼停好……电梯笼停太高了……她就顺着滚下去了……她啪嗒一声……我妈她……”

啞蒂疯狂地大笑起来，她完全止不住地笑着。

我好一番搜肠刮肚，才对她说：

“别笑了。你的故事永远讲不完。”

她不笑了，开始大叫：

“啊！啊！我真是白痴……我要……不，不，我把故事说完……我妈，她，一动不动……她的裙子翻过去……她长长的裙摆……像个死人……她不动了……他们抬她到床上……她开始吐……她醉到稀烂……可前一秒，你根本看不出来，这女人……就是条恶狗……她可吓人了……”

我觑着脸，对啞蒂说：



“我想像她那样倒在你面前……”

“你会吐吗？”娜蒂没有笑，她问我。

她吻进我的嘴。

“或许吧。”

我走进浴室。我苍白极了。毫无来由地，我久久打量镜中的自己：头发梳得马虎，几乎算是邈邈，面容浮肿，说不上丑，摆着张刚起床的人的臭脸。

娜蒂一个人待在卧室，房间挺宽敞，被数盏顶灯照得通亮。她在踱步，停不住似的一个劲朝前走：她好像彻底疯了。

她衣衫半褪到了下流的地步，一头金发在灯光下散发出我所不能承受的光芒。

可她却给我一种纯洁的感觉——在她身上，就算在她的放荡里，都含着一股子天真，有时我甚至会想匍匐在她脚下：于之我心生畏惧。我见她站不稳了。她就要跌倒了。她一下子呼吸困难，像头野兽喘着气：她感到窒息。她那阴沉、情犹困兽的眼神会让我丧失理智。她止住了：她应该在长裙下扭动着大腿。她肯定是要发狂的。

她打铃召女佣过来。